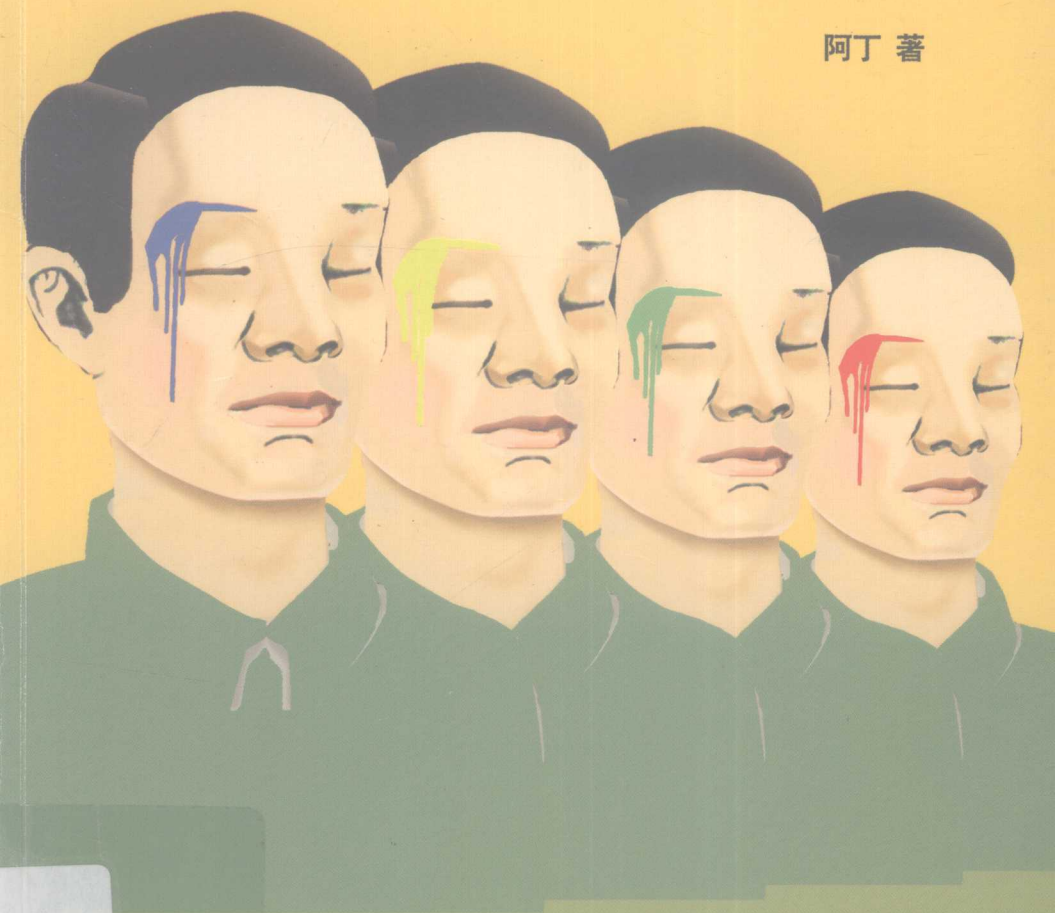


无尾狗

当一条街被所有砍掉了尾巴的狗占有，偶然有一条长尾巴的狗闯入它们的街区时，它们就扑上去，把后者的尾巴咬下来，于是，新的无尾狗也成了它们中的一员，一起奔跑、吠叫、嬉戏，狗的世界就此和谐，再无纷争。

阿丁 著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阅 览

无尾狗

无尾狗

阿丁 著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尾狗 / 阿丁著. — 长春 :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387-4091-2

I. ①无… II. ①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38767 号

出 品 人 陈 琛

责任编辑 杨 迪

出版策划 王凌米

装帧设计 吴 杰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无尾狗

阿丁 著

出版发行 /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科 / 0431-86012939

网址 / www.shidaicn.com

印刷 /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数 / 232 千字 印张 / 10

版次 /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 32.8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献给我的兄弟袁学礼

目录

内 1

部 那味道就是两种气味的交织：动物尸体腐败进程中发出的恶臭和植物腐殖质的芳香。

白 5

鲸 这就是舅舅在我脑幕中留下的最后影像，那只巨型白鲸漂浮在海面上，它喷出的水柱高耸入云，一直抵达海天相接之处。

招 19

魂 一会儿就听见你姥爷喊你名字，声说不上大，不过好像能穿透黑夜，好像再远的地方也能听见——小冬啊，你快回来吧！你姥姥也跟着喊——小冬啊，你快回来吧！

早 29

搏 然而现在我知道它在慢慢拓展自己的寄宿空间，否则此时刚刚趴在我胸前的女人不会听到清晰的、异常的心跳声。

飞 39

鸟 这实在是一副奇异的景象，当你的生命即将终止的时候，有一只飞鸟把一摊鸟粪拉在一个人的头顶上。

绿 49

瞳 我坐起来的时候，看到一对绿莹莹的眼睛。这双眼睛好像就长在整个黑夜里，夜就是它没有轮廓的面孔。

沼 57

泽 我的脚感到了沼泽的温度，它们已经陷入泥浆中，接着是小腿、膝盖。

生 71

产 冯爱兰她妈生冯爱民那年正赶上伏天，村里的狗都吐着舌头趴在阴凉里，哪怕心怀叵测的人来了也懒得叫唤一声。

游 81

就是在那段时间我欣赏了许多女孩的身体，她们距离发育尚远，她们光洁无毛的身体和我、和冯臭子，除了两腿之间的巨大差距之外，并无过多不同。

嗅 101

简单地说，少女施雅的气味就是一把标尺，假如某个姑娘身上的气味与前者有百分之九十的相似，就可以作出她是处女的判断。这就是刘满月被我判“处”的原因。

电 117

一天下午，我和我哥放学后打开电视，他突然从小板凳上蹦了起来：“我知道了，她说的是阿童木，铁臂阿童木！”

觉 137

“妈，我爸死了，我就是一家之主。你们的事，我答应了，从今天开始，你可以跟林四海一个炕头睡了。”

嫖 151

大盖帽和校长撞门而入，但他们看到的最后景象只是半片枯瘦的屁股和小半个紫茄子，然后一声沉重的闷响震动了生者的耳膜。

宝 167

我把你舅妈从肩膀上抱下来，抬起大腿，把她在膝盖上放了放，然后跟抱孩子似的斜着抱，我说：“请组织验收，这个，就是我那地主老丈人留下的宝贝。”

交 181

这个将近八旬的老人在死亡将至之时，因为聆听到了某个神谕而欣然蜕去人世的皮囊，得到了类似婴孩混沌未开时的至乐。

蛔 195

苏卫东告诉我，检查结果显示，这孩子的胆道里挤满了蛔虫，而且已经阻塞了胆管，立即手术也许能救她一条命。“不手术的话只有死路一条。”我点点头。

菜 211

刀 冯爱民转了个圈扑通坐倒在地，我扶他起来，看到他眼里有泪光和菜刀的光芒。

秘 229

密 你不认识我。我是学校的小角色，一个仰视你的人，一个旁观者。

子 251

宫 回去的路上，不知为什么，我告诉了冯爱军，那个叫连云凤的人，肚子里怀了他哥的孩子。

瘢 275

痕 而所谓苦难，就是一道醒目的瘢痕，而所谓瘢痕，就是苦难给人类的遗赠，阴天下雨的疼痛和潮湿带来的酸楚，是一种神谕，它时刻提醒人们，苦难之不可消解。

因 289

果 我的幸福随着他瘫痪的躯体一起来临，我很乐意做送他最后一程的人。

无 297

常 “故事讲完了，”疯子歪着头，用深潭一样的目光望着我，“现在你说说，你是有尾巴的狗呢还是没尾巴的狗呢？或者说，你说你究竟是疯子还是正常人？”

翻 309

过 最后一个字。
来

内部

那味道就是两种气味的交织：
动物尸体腐败进程中发出的恶
臭和植物腐殖质的芳香。

某个夜，我从残破凌乱的梦中挣脱出来，闻到一种熟悉无比的气息。暗夜中飘浮着密码一样的字符，我在虚无中徒劳地抓取、拼接，终不能破解。

不知道侵入我鼻腔的是些什么，我像狗一样耸动着鼻子在空气中捕捉，然而那气味旋即消散。

我跳下床，推开窗，打开门，驳杂的气味瞬间侵占了整个房间，我把鼻孔张大到极限，试图从无数种味道中把它吸出来。我趴在地上嗅遍了每一个角落，连一粒尘埃都不放过，依然无果。我箕踞于地，绝望地号叫，边号边撕扯头发，头皮像橘皮那样被轻松剥离，就在此时，我捉到了它——虽说似有似无，若隐若现，但我确定那就是它。于是我更死命地撕，耳畔响着类似扯裂砂纸的声响。撕扯到脚底时，我遇到了障碍，我索性躺倒在地，两条腿高高跷起，两脚交替蹬踹，就像一个还不会脱衣服的幼童，气急败坏地蹬掉裤子——

就这样我失去了人形。

我为平生第一次看到的自己身体的内部惊诧了。那是一团败絮一样的东西，它们跟败絮的唯一区别就是会蠕动，每一次蠕动

都带来了那种气味的加剧，如果我还可以确切地描述，那味道就是两种气味的交织：动物尸体腐败进程中发出的恶臭和植物腐殖质的芳香。



白鲸

这就是舅舅在我脑幕中留下的最后影像，那只巨型白鲸漂浮在海面上，它喷出的水柱高耸入云，一直抵达海天相接之处。

舅舅的生命终止在一个春雨如注的夜晚。

我问了我妈，得知他总共在这世上活了六十五个年头。我觉得够了，他那孝顺的直系后代也许不这么认为，假如仅从哭丧的分贝值来看，这是一窝孝子贤孙。此时，他的儿孙们正在太平间门口滂沱地哭，眼泪落在被雨水糟蹋过的烂泥里，可那点液体跟雨水比起来真是微不足道。

我听不到她的哭声。施雅已不可能站在此处。我仰视夜空，只见一道道雨线垂直刺下。你的灵魂不知能否御雨而行。

停尸房里只有他一个人在灯光下躺着，其他人都睡在几个矩形抽屉里，没一个打鼾的、咬牙的、放屁的和呓语的。只有这个我叫他舅舅的人不肯安分，死都死了脑袋还左摇右晃，仿佛他尚弥留人世，不肯放过一次发表意见的机会。

我站在屋檐下，雨水把我的后背打湿，胸腹部位保持干燥，我的眼是干的，没有泪水遮蔽视线。我盯着刘老头的每一个动作，这个面目狰狞的老人正在专注地为死人刮脸，骨节粗大的手灵动地扒拉着死人的额头和下巴，泡沫飞扬，清白的剃刀上下翻飞，于是我

的舅舅——这个躺在灯光之下的死者就不得不摇头晃脑了。

如果刘老头这时抬起头来，一定会看到挂在我脸上的微笑。不过老家伙在这种时候表现得极为敬业，更何况这是他亲手送走的最后一个死人。他那双终年充血肿胀的眼睛一刻都没离开过我舅舅的大圆脸。尽管如此，我还是耸动着肩膀，同时把头低下去一点，这样，从背后看我的人就会产生我极力压抑悲戚的错觉。另外，被雨水袭过的后背不断地把寒意传至我的周身，这确实迫使我只能缩紧背部肌肉，避免更多的寒气入侵。

因此，从背后看上去，这个名叫丁冬的人，死者的外甥，其胸中的悲恸比身后那几个号啕大哭的人并不逊色。

让刘老头对死者更添几分尊重的东西放在一个铁皮柜子上，下面的矩形抽屉里躺着另外几个往生者。他们已经嗅不到猪头肉的油腻香气、卤水花生的花椒桂皮味和白酒的辛辣气息。那是我为刘老头准备的，这三样东西是他的“规矩”。还有一份“例钱”装在他那件肮脏的白大褂侧兜里，一百块人民币。这是为死者整容、穿寿衣、外加简陋超度的酬劳。一般这个酬劳的数额是五十块钱，我给了他一百，刘老头死活不肯要，是我硬塞给他的。

“另外五十，是给你买老白干的钱。”我向刘老头挤挤眼，他苦笑一下，点了点头。

这年的春天适合死人，因各种原因离开人世的人像雨地上不停逸出的气泡。因此，在刘老头即将离开医院的这段时间，几乎每天都“不缺”“规矩”和“例钱”享用。我对刘老头说：“这些人知道你要走，他们是来给你送盘缠的。”他听而不闻，拿着毛刷往我舅舅脸上涂肥皂沫。

在停尸房的房檐下站久了，我感到胃内虚无，手脚酸软。猪头

肉的油腻香气、卤水花生的花椒桂皮味和白酒的辛辣气息不断撩拨着我的胃，这个空腔脏器在体内荡妇般扭动，饥饿和食物的香气威逼利诱，我似要摆脱肉身，忍不住要从那铁皮柜上抓一块猪头肉扔进嘴里，再咕咚咕咚灌几口烧酒，那滋味肯定不坏。

可是我没动，我舅舅的魂魄会浮在空中冲我冷笑。

刘老头的手艺真好，连一点儿皮都没有碰破。舅舅的大圆脸被他刮得溜光水滑，宛如一个意气风发的腐败干部。假如他现在睁开双眼坐起来我也不感到意外，但我不想再看他生前的嘴脸，他目前的状态是最理想的，没什么比一劳永逸的死更适合他。

此时是凌晨一点，我算了一下，已经十一个小时水米未进了，不饿才怪。我摸出一支烟点上，手抖得厉害，好半天才点着火。我深吸了一口，然后咽了下去，温热的烟雾也许可以欺骗一下躁动的胃。

母亲的到来解救了我的饥饿，她是在我哥的搀扶下来到停尸房的。对她的出现我有些恼怒，暂时压制了胃的狂躁。

有人在我背后喊了一声：“丁医生，你母亲来了。”然后又一声温存而虚假的“阿姨您节哀”。

那时我正在欣赏刘老头的手艺和死鬼舅舅的完美睡姿，我回过头，我妈那张挂满不知是雨水还是泪痕的脸径直撞进我的视野，我哥神色肃穆地侍立一旁，一只手插在妈的腋下，状如忠仆。

“谁叫你带妈来的？”

我的质问子弹一样把我哥那张忠仆脸打变了形，他咧着嘴谄媚地笑：“我也劝妈别来，你说这大雨天儿的，可她不听非要来，我也没法子啊！”

我已经很多年没和这个身份是我妈的人说话了。

我瞥了她一眼，我妈与我对视一瞬，眼睛旋即移开。她的目光

射向了灯光下的死者，我感觉似乎有子弹从我身畔呼啸而过，纷纷然命中此时正躺在停尸床上的尸身，无数朵粉红的樱花从尸体内绽放，在半空中飘浮飞舞。有一颗雨珠穿过我的睫毛慢慢散开，如一层雾障覆盖我的瞳孔，隔着雾，我看到舅舅的尸身仿佛录像里死去的士兵被补了一梭子那样弹跳起来。

刘老头正捧着印有金色铜钱图案的湖蓝寿衣，准备为死者换上。我妈甩开我哥的胳膊，打我身前谨慎绕过，冲进停尸房。这个健硕的农妇趑趄着把刘老头撞开，寿衣寿帽脱手，那些绸制的衣物像瀑布一样从他手臂上声势浩大地坠落，洋灰地板上顿时腾起了圈状尘雾。我冲刘老头摆摆手，示意他暂时停止工作，然后走到我妈身后，准备在她作出过激举动之时及时制止。

她在死者身畔呆立片刻，然后俯下身子，把密集的目光射在那张溜光水滑的大圆脸上。从背后看去，妈隐藏在肥厚脂肪下的肌肉处在收缩状态，随着她越来越急促的呼吸，衣服的皱褶不停地对身后的我挤眉弄眼，我得到了某种暗示，放了心，却又略感遗憾——我知道，她已不大可能去羞辱那个已死去的人，随着生命的消失，什么样的仇恨也得烟消云散。这大概是死亡留给人世的唯一妙处。

“哥啊——”

那一刻我真不敢相信这是我妈发出的声音，这声哥叫得撕心裂肺痛彻肝肠，带着恨不得追随死者而去的难舍难分。紧接着，她弯下身子抱住那具一无所知的死尸绵延地哭了起来，时急时缓，时而倾盆、时而淅淅沥沥，夹杂其间的咳嗽声仿佛冰雹砸在地面上又爆裂开来。她的眼泪和清亮的鼻涕从无间断亦无浪费，全部滋润了她怀里的死人。那时我真害怕我舅舅的大白脸上会迅速长出可怖的霉斑。

她哭声渐小，我想等雨停后，死者的皮肤上就会不可阻挡地长

出蘑菇一类的东西。

妈大概是累了，她把脑袋放在死者的胸脯上，抬手不断地拍击着死者的肥肚皮，嘴里发出与拍击声节律相合的短促哭声。我的两个表哥把我妈拉了起来，这对兄弟用绑架的动作把她从死者身边扯开。那时他们二人泪流满面，他们满怀亲情、悲痛地叫着“姑姑、姑姑、姑姑”，活像一对忧伤的蛤蟆。

我被这景象弄得呆头呆脑，幸亏我哥伸手拽了我一把，否则我真会被这天衣无缝却又拙劣无比的表演弄得大笑。我俩挤出停尸房，兄弟二人狼狈不堪，相视无语。我对我哥笑：“她……她这戏演得有点过了吧……”我哥死命地摆手，制止我说下去。

我妈在另一个背雨的角落瘫软在地，她身边围绕着几个陪着流泪的女眷，我的听觉穿过细密的雨帘攫住几个时断时续的词汇——“别难过了……你对他那么好……这谁都知道。”

哥拉我离开时，我最后回头朝停尸房看了一眼，就像褪猪毛，刘老头已把死者扒了个精光，仰头含一口白酒，响亮地喷在尸体上，整个停尸房酒雾弥漫。

雨帘后的尸床边缘模糊，死者的躯体在灯下分外清晰。我舅舅没有生命的裸体被刘老头的两只大手摆布着，我眯着眼睛望去，滤去刘老头的轮廓，只见一头体形庞大的白色鲸鱼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快活地游弋。

这就是舅舅在我脑幕中留下的最后影像，那只巨型白鲸漂浮在海面上，它喷出的水柱高耸入云，一直抵达海天相接之处。

都解脱了。